

中  
国  
古  
典  
历  
史  
演  
义  
名  
著  
传  
世  
珍  
藏  
本

说

唐

清 佚名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国古典历史演义名著传世珍藏本

说

唐

(下)

〔清〕佚名著

￥65.00

时代文艺出版社

# 目 录

第三十五回	众反王盟会四明山	(261)
	三先锋合战宇成都	
第三十六回	冰打琼花识天运	(268)
	剑诛异鬼避凶星	
第三十七回	五虎将攻打临阳关	(276)
	王伯当两盗呼雷豹	
第三十八回	裴元庆祸中火雷阵	(284)
	尚师徒失机全节义	
第三十九回	秦琼三锏倒铜旗	(292)
	罗成枪挑孽世雄	
第四十回	罗春保眷归金墉	(299)
	杨林设计谋反王	
第四十一回	勇罗威力抢状元魁	(307)
	雄阔海压死千斤闸	
第四十二回	元霸被雷归神位	(315)
	咬金斧劈老君堂	
第四十三回	李密投唐心反复	(322)
	单通招亲贵洛阳	
第四十四回	尉迟恭打关劫寨	(329)
	徐茂公访友寻朋	
第四十五回	辞单雄信二杰归唐	(337)
	白虎星官封并肩王	
第四十六回	小秦王夜探白璧关	(345)
	秦叔宝救驾红泥涧	

第四十七回	咬金落草献军粮 叔宝枪刺宋金刚	(352)
第四十八回	尉迟恭识破假首级 乔公山发书刘文静	(359)
第四十九回	咬金抱病战王龙 文静设谋诛定阳	(366)
第五十回	秦王兴兵犯洛阳 罗成大战尉迟恭	(374)
第五十一回	咬金说降小罗成 秦王果园遇雄信	(382)
第五十二回	黑煞星误犯紫微 天蓬将大战建德	(390)
第五十三回	尉迟恭双纳黑白氏 马赛飞独擒程咬金	(398)
第五十四回	罗成力擒马赛飞 咬金脱难见秦王	(405)
第五十五回	八阵图大败五王 高唐草射破飞钹	(413)
第五十六回	秦叔宝力斩鳌鱼 单雄信哭别娇妻	(420)
第五十七回	秦琼建祠报雄信 罗成奋勇擒五王	(428)
第五十八回	殷齐二王计害世民 尉迟敬德御园演功	(436)
第五十九回	李世民宫门挂玉带 尉迟恭屈受披麻拷	(444)
第六十回	刘黑闼兴兵犯鱼鳞 苏定方一箭伤九虎	(452)

---

第六十一回	殷齐王屈打罗成 淤泥河小将为神	(459)
第六十二回	罗成魂归见娇妻 秦王恩聘众将士	(467)
第六十三回	尉迟恭诈称疯魔 唐高祖敕封铜鞭	(474)
第六十四回	后五龙大战紫金关 弥天仙妖法战唐将	(482)
第六十五回	雷赛秦假冒尉迟恭 秦叔宝活捉黑面将	(489)
第六十六回	照妖镜法破弥天道 五王子失算丧家邦	(496)
第六十七回	麒麟阁旌表众功臣 升仙阁斗富两奸王	(504)
第六十八回	李药师丹救众国公 唐太宗位登显德殿	(511)

## 第三十五回

众反王盟会四明山  
三先锋合战宇成都

诗曰：

舟行陆地恣荒淫，炀帝悲从乐极生。

若小英雄李元霸，必遭十八反王擒。

当下李元霸将宇文成都望空一抛，就双手一接：“阿唷我的儿，饶你去罢。”往地下一撩，扑的一声，跌得个尿屁直流。那十二英雄三百家将见主人被跌，齐举兵器上前，直奔李元霸。李元霸呼呼笑道：“替死的来了！”把双锤四下一摆，那十二英雄一锤一个，多打死了。三百家将，扑扑扑一个个都打下马来，要想活也够了。当下李元霸得胜，把双锤塞在腰间，走上演武厅，下马缴了令旨。炀帝大喜，封为西府赵王，镇守太原。当下炀帝遂即摆驾回宫。

住了几天，夏国公窦建德奏：“龙舟造完，前来复旨，请万岁驾幸江都。”炀帝下旨，把三宫六院俱留住晋阳宫。令李渊同元霸协守太原，东府秦王同往江都。李渊谢恩，退回太原。炀帝、萧后与些宠妃上头一座龙舟居住，第二座秦王李世民，第三座宇文化及与保驾将军成都，第四座文武百官。龙舟四座共用八百余人，皆以结彩为袍，又有千艘骑兵，翊两岸而行。炀帝坐的龙舟，引牵俱用妇女，各穿五色彩衣。炀帝观岸上妇女，各穿五色彩衣挽牵锦缆，这些五色彩衣红红绿绿，心中大喜。此话不表。

再说那曹州宋义王孟海公，闻知昏君游幸江都，必打从四明山经过，忙发下一十八道矫诏，差官各处传送，令举兵齐集四明

山相会，拿捉昏君。

这话一下，且说那河北寿州王李子通，得了孟海公诏，忙传伍云召上殿：“孤家正欲兴兵与元帅报仇，不料昏君游幸江都，今有宋义王孟海公矫诏到来，要孤家举兵，会集四明山相会，拿捉昏君，元帅可就此发兵前去。”云召大喜道：“多谢主公。”退出朝门，点起雄兵十万，又发书到沱罗寨伍天锡处，令他为先锋官相等，同往四明山去不表。

且说瓦岗寨混世魔王程咬金得了这个矫诏，十分大喜，道：“孤家正要兴兵杀上长安，拿捉昏君，不想他反自到寻死！”即下旨兴二十万雄兵，命秦叔宝为行军大元帅，裴元庆为先锋，与徐茂公军师并众将起身，又命邱瑞保瓦岗寨，三军浩浩荡荡往四明山进发。

到了四明山，孟海公早兴十万大兵，尚义明为元帅，倚山下了寨。报混世魔王到了，孟海公即迎接咬金入帐。次后相州白御王高谈圣领兵十万，以雄阔海为先锋；山东济南王唐璧领兵十万，以楚德为元帅；济宁知世王王薄领兵十万，以闹天龙为元帅；苏州上梁王沈法兴领兵十万，以暴天龙为元帅；湖广荊州王雷大鹏领兵十万，以雷赛秦为元帅；山后定阳王刘武周领兵十万，以宋金刚为元帅；河北寿州王李子通领兵十万，以伍云召为元帅，伍天锡为先锋；沙沱罗老英王于突厥领兵十万，以铁眼龙为元帅；幽州北海王铁木耳领兵十万，以葭金纳为元帅；江陵大梁王萧铣领兵十万，以苏洪为元帅；武林净梁王李执领兵十万，以何天豹为元帅；明州齐王张称金领兵十万，以苏定方为元帅；楚州越王高士达领兵十万，以金虎为元帅；陈州勇南王吴可宣领兵十万，以伍龙为先锋。成都杜伏威、张善相、李芙蓉、薛举四个为领袖，带齐六十四处烟尘，总共大兵二百三十万，战将一千员，陆续俱到。

孟海公接入帐见礼，分班坐定。孟海公道：“列位王兄在此，孤有一言相告：今昏君诛害忠良，杀父杀兄，欺娘奸嫂，今古罕有。又游幸江都，开河害民，种种罪恶，万姓怨苦。今诸位王兄俱要同心协力，拿捉昏君，众王兄意下如何？”众反王道：“孟王

兄之言有理。”众皆大悦。班中闪出徐茂公道：“今日请先立盟主，调用各路大兵。”众王道：“徐先生之言实为有理，该推程王兄为盟主。”程咬金连声不敢，辞之再三。众王道：“程王兄将勇兵强，居上邦不必过推。”程咬金乃一个武夫，倚着国舅裴元庆骁勇，他竟公然坐了。徐茂公道：“那宇文成都勇冠三军，力敌万人，必须立下先锋，然后可擒成都。”众反王道：“先生之言有理。”李子通队中闪出元帅伍云召说道：“小将愿为前部先锋。”众王一看，那员将士头戴一顶双凤翅银盔，身穿一领细龙鳞银甲，面如紫玉，目若明星，三绺长髯，堂堂仪表，立于帐下。寿州王李子通对众反王道：“列位王兄，此乃南阳侯伍云召，隋朝右仆射伍建章之子。伊父被昏君斩首，又差宇文成都围困南阳。他杀伤隋朝三十多员上将，因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他杀出重围，相投孤家。他心存报仇之心已久，封为先锋，无有不竭力的。”咬金大喜，与了先锋印。云召谢过了恩，就上马。只见高谈圣队里闪出一员大将，身长一丈，腰大数围，铁面刚须，手执双斧，大叫道：“俺情愿同哥哥去！”众反王抬眼一看，原来是雄阔海。高谈圣道：“你去须要小心！”阔海应声道：“是。”相同云召回至帐中，天锡接着道：“哥哥先锋印可请得来么？”云召道：“先锋印已请下了。有雄兄弟愿同我去。”天锡大喜道：“俺三弟兄一同协力，何愁这宇文成都擒他不来！”又问阔海道：“兄弟因何在此？”阔海把相州之事，细说了一遍。天锡大喜，三人置酒畅饮不表。

再说徐茂公分付裴元庆催趱各处粮草，以备应用，众反王各归营寨。

却说靠山王杨林从海外回登州，闻得驾幸江都，吃了一惊，令四家太保守登州以防海寇，自家星夜赶上龙舟，保驾而行。不一日，到了四明山，报：“启万岁爷，不好了！今有一十八家反王，六十四处烟尘，齐集会兵。现有三个先锋，带雄兵百万，在前阻路。”炀帝大惊，忙召宇文化及商议。化及奏道：“有臣儿在此，主上请放心。”炀帝道：“卿当小心。”化及退出，唤过成都道：“前

路反王阻住圣驾，我儿前去退敌，务必小心！”成都道：“父亲放心，这些草寇何足惧哉！”即便顶盔贯甲，提镋上马，杀上前去，大喝道：“呸！无名草寇，焉敢抗拒圣驾！”众军飞报上山：“启千岁爷，宇文成都讨战。”徐茂公分付众反王守定营寨，不可妄动，先锋出去会战。伍云召手执长枪，同雄阔海、伍天锡三人，一齐杀下山来，大叫道：“奸贼，快快下马受死，免我老爷动手！”宇文成都一看三人生得凶恶，伍云召认得，在南阳会过两阵的，独有这二人不曾认得他。那宇文成都看罢，大叫道：“反贼伍云召，你又来受死么？”云召大怒喝道：“奸贼休得夸口！”自古说：仇人相见，分外眼明。把枪照宇文成都面门一枪，成都把镋一架，当啷一响，把枪逼开，回手把镋照云召一镋，云召把枪一迎，两将战斗有十多个回合。天锡也把流金镋一镋照宇文成都劈面镋来，宇文成都把流金镋迎住。两般军器又战十多回合，伍氏兄弟到底招架成都不住。雄阔海即便把双斧照宇文成都劈来，宇文成都把镋迎住，二人围住宇文成都，两路夹攻厮杀，云召却跳出圈子外观看。二人与成都战到了二十回合，天锡叫道：“哥哥上来！”云召把枪又上来接战。天锡见哥哥上来，他走出圈子外看。二人与成都又战了十五个回合回来，阔海叫道：“哥哥上来！”天锡赶上，把镋一镋，宇文成都将镋相迎，阔海又走出圈子外来。三人轮流交战一日，从早战起直至下午。

那杨林却想宇文化及有不臣之心，仗着儿子宇文成都利害，不如借反贼之手杀了他，以除后患。却令军士只管击鼓，再不鸣金。那三人一齐上前大战，宇文成都见三人不退，只得奋勇又战了三十回合，三人招架不住。雄阔海看来战不过，大喊一声，先回马就走。云召、天锡见阔海走了，二人便说：“宇文成都，今日我们大战一日，不能取胜，放你回去，明日再与你决个雌雄！”说罢，回马就走。宇文成都不舍，在后面追来，三人败下四明山。宇文成都追至半山，只见上边冲下一员将官，口称：“裴元庆在此！”手执两柄银锤杀下山来。宇文成都迎上去，把流金镋一镋，裴元庆

把双锤一架，叮当一响，宇文成都挡不住，回马便走。裴元庆叫道：“奸贼那里走！”在后面追来。宇文化及心甚忙，忙上金顶龙舟启奏道：“臣儿从早晨直战到今，防其腹中饥饿，力不能胜，望主公开恩。”炀帝大惊，忙传旨鸣金收军。杨林闻旨，长叹一声，只得传令鸣金。宇文成都大败，回到龙舟。裴元庆看天色已晚，也回四明山去了。

成都回到舟中，扑的跌倒，晕死去了。化及哭救醒来，扶入床中将养。次日，裴元庆率兵讨战，探子报入龙舟：“启奏万岁爷，贼将讨战。”炀帝却问众官：“此事如何处置？”化及奏道：“臣儿战乏有病，无人退敌，怎生是好？”炀帝分付暂退龙舟三十里。裴元庆在马上见龙舟已退，只得分付三军回兵，听候军师计议便了。

再说炀帝问众官：“这些反王兵马凶勇，如何得退？”闪出夏国公窦建德奏道：“要退反王兵马，如非去太原召赵王李元霸到来，此兵自然退矣。”炀帝准奏，忙下一道旨意。差一员将官连夜兼程，飞奔太原而来。

不只一日，早到太原，唐公李渊得旨，即忙打发元霸起身，便叫道：“我儿，你去瓦岗，有一件事分付你。”元霸道：“爹爹有何分付？”唐公想一想道：“我若说了，是不忠而为私了。”即对元霸道：“不必说了，你去罢。”元霸满肚疑心，起身往佛堂中来拜别太太独孤氏。老太太念佛方完，见元霸前来拜别，便问：“儿孙何往？”元霸道：“孙儿因圣旨相召，说有瓦岗寨为盟主，聚会十八路反王，六十四处烟尘，在四明山劫驾，故召孙儿去破敌。”太太闻言，忙便说道：“你此去四明山，天下人马都凭你打，惟有瓦岗程咬金人马，一个也打不得。”元霸道：“请问祖母，这个却是为何呢？”太太道：“有一个元帅叫做秦叔宝，却是我你大恩人。”就将临潼关相救之事，备细说了一遍：“若没有他，你也生不出来了，前去不可撞他。”李元霸道：“嘎嘎，怪道爹爹欲言不言，原来有这原故。奶奶，不知这姓秦的是那样一个人？”太太指着画上道：“就是他。”元霸一看，只见画着一人，身长一丈，淡黄脸，手执

金装锏，三绺长髯。面前一对蜡竿，一个香炉，牌上写着：“恩公秦叔宝长生禄位。”太太道：“孙儿记着这秦恩公便了。”当下别了太太出外，拜别了爹爹、母亲，同了柴绍，带领四名家将，往四明山而来。

再说徐茂公掐指一算，只叫得一声苦。众反王连忙惊问其故。茂公道：“今有大鹏金翅鸟降生人世，前来保驾，想我这里几十员有名大将，焉能敌得他住？昏君是断然拿不成了，只好保全自家兵马为幸，亏得还有一点救星。”却暗暗分付王伯当道：“你去半路上，如此如此。”那李元霸却与柴绍并行而行，后边跟着家将四名。王伯当却远远的大呼叫喊，立在那里倒鬼。柴绍听见，抬头一看，认得是伯当，忙叫元霸：“贤弟，你且慢行，待我前去看看。”柴绍说罢；一马上前，叫声：“伯当兄，我家四舅来了，你速速前去通知众将，若要保全性命，每人头上插黄旗一面便了。”伯当闻言，回马转身，飞也一般去了。元霸来到面前，叫道：“姐夫，那人做什么的？”柴绍道：“想疯的，见我们来，他却跑了去了。”二人依先行路。柴绍叫声：“四舅，我有一句话对你说，那瓦岗寨程咬金的元帅，叫做秦叔宝，却是我们的大恩人，你去却不可得罪他。”元霸道：“我晓得的，祖母也曾对我说过的。”柴绍道：“他虽然力量不如你，他那根金装锏却会飞的，我知他好朋友最多的，你却不可打他的朋友，便只当打了他一般，他就飞起锏来打你了。”元霸道：“姐夫，这个却难依你，我焉知他好朋友是怎么样的？”柴绍道：“但凡他的好朋友，有认色的，有一面小黄旗插在头上的。”元霸道：“姐夫，但有黄旗插在头上的，就是恩公的好朋友了么？如此我晓得了，见有插黄旗的，不打他便了。”两下说定，一路早到了金顶龙舟。炀帝听报西府赵王李元霸到了，即传旨宣上龙舟。柴绍与李元霸见了驾，炀帝传旨，明日发兵与反王交战。

且说四明山徐茂公得了王伯当的回报，连夜点兵，下令分付十七家反王的人马都退在后面，四路八方却布了瓦岗寨人马，众将官头上，每人分插一面小黄旗。分到了裴元庆，他那里肯插？叫

道：“军师，俺裴元庆七岁行兵，到今一十四岁，两柄锤不知打死了多少英雄，莫说李元霸是个人，就是山中猛虎，也要打下他的牙爪，谁要插旗，以慊他人之慨！裴元庆是有本事的，包管把这狗头拿来便了。”徐茂公再三劝他，他那里肯听？自带一支人马往西山屯扎。这里诸将各插黄旗，依令分头而去。又暗嘱秦琼：“此番大战，非你莫能抵挡，不可退避。”叔宝会意而去。

且说李元霸离了金顶龙舟，摆锤纵马往四明山冲来，当头就是秦叔宝，推开黄骠马，手执虎头枪，腰挂金装锏，大喝道：“来者莫非赵王李千岁么？”李元霸道：“正是。足下可是恩公秦叔宝么？”叔宝道：“然也。”元霸道：“我认得了。”蹬开马，往东而跑。叔宝尾后追随。元霸到东边队里，正要动手，只见张公瑾、史大奈拦住，见他头上有黄旗，叫道：“阿唷，是恩公的朋友！”回转马来。叔宝举枪就刺，元霸叫声：“恩公不须动手。”兜转马，望西跑去。早有齐国远、李如珪拦住，却也头上有黄旗。勒马转身，又遇着叔宝。叔宝把枪照面上一刺，元霸叫声：“恩公不必动气。”把锤虚架一架，战几个回合，答转马望南冲来。王伯当、谢映登当头拦住，也有黄旗的。回马又撞着叔宝，假意迎战，又让他晃了几枪。望着四下里冲来跑去，见这些将士们多是插黄旗的，便张牙舞爪道：“这也奇了，为何恩公的朋友这样多得紧？”及回马转来，又被叔宝阻住了。这四明山叔宝与元霸共战有四十个回合，后来天下扬名，到处闻风而惧，却不知这是李元霸卖与他的名望。当下叔宝只道元霸认真战不过他，心中想道：“待我刺死了他便了。”东拦西阻，直到下午时分，李元霸心中焦燥道：“这秦恩公也甚不识时务！我只管让你，你却只管来麻缠，阻我去路！”拍马望西而来，叔宝后面追来，元霸见四下无人，叔宝已在面前，把枪劈面刺来。元霸叫声：“恩公，不要来罢！”把一柄锤略略一架，当的一响，把八十斤虎头枪打脱了，不知去向。正是：

天降大鹏临凡界，要算英雄第一条。  
毕竟不知虎头枪如何着落，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六回

冰打琼花识天运  
剑诛异鬼避凶星

诗曰：

谩道琼花仙卉奇，隋炀淫乐蹈危机。

不知忘国皆因色，萧后风流岂得宜。

当下秦叔宝失去虎头枪，不觉大惊，下马叫道：“千岁，恕小将之罪。”元霸也下了马，连忙扶住叔宝叫道：“恩公休得吃惊。承蒙恩公救了我一家性命，生死不忘，岂敢害恩公？恩公快去取枪来。”叔宝应道：“是。”走上前数步，方才望见，抛去不觉有数十步远。忙去取来，拾在手中，犹如弯弓一般，将来递与元霸。元霸接来，将手一勒，就必直了，到长了一寸。这虎头枪有了病，后来临阳关与尚师徒交战，几乎伤了性命。亏得金装锏抵住。这是后话。那元霸叫声：“恩公上马，追我出去，速回瓦岗寨，不可再出。”叔宝应诺，连忙上马又追出来，叔宝先回四明山。

元霸冲到西边，当头裴元庆一马迎上来，却没有黄旗的，就要动手打了，把万里云一夹，四百斤重的锤一起，“当”的一锤打来，裴元庆把锤一架，大叫道：“好家伙！”光的又是一锤。当的一架，攀的又是一锤。拍挡又是一架，“阿唷，果然好利害！”回马便走。元霸大叫一声：“好兄弟，天下没有人当得我半锤起的，你能接连挡我三锤，也算是个好汉，饶你去罢。”一马冲入营来，正撞着伍云召、雄阔海、伍天锡，三人围将拢来战元霸。元霸大怒，把手中锤一摆，撞着三般军器，当啷一响，三人虎口震开，大败而走。可怜十八家反王的兵马，遭此一劫，被李元霸的双锤，打

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李元霸在二百三十万人马中，左冲右突，如扫灰尘，众反王一个个舍命奔逃。

那倒运杨林，他埋伏一枝人马在后山，众反王败下来，他却出来截路。刚刚阻住了裴元庆这起人马。那裴元庆受了李元霸这一肚子的气，没处发泄，这杨林不识时务，大叫一声：“反贼休走！”一马上前，拦住了裴元庆。元庆大怒道：“老匹夫，休得无礼！”扯起锤来，“当”的一锤，杨林双手把囚龙棒一架，豁喇一声，把一条囚龙棒打为两段，震开虎口。两手流血，大败而走。却被众反王的败兵冲挤下来，回不得龙舟，直败回登州去了。李元霸在后一路杀下去，又亏得秦叔宝一路上前拦住，因此众反王才得脱逃性命，各自败回本邦去了。云召归河北，后来武场相会。雄阔海回相州，伍天锡回沱罗寨，后在天富关死于李元霸之手。后话不表。

那李元霸在四明山匹马双锤，打死各反王大将五十余员，军士不计其数。后来众反王闻了李元霸之名，无不丧胆。李元霸回金顶龙舟，奏闻缴旨。炀帝大喜，下旨开舟起行，望江都进发。

到了扬州，文武百官迎接，不消说起。炀帝命世民、元霸：“先往城中打扫琼花观，朕明日进城游览。”秦王领旨，同赵王进城，竟到琼花观来。那观却是从新改造的，十分华丽。秦王先到花边一看，只见一座大花台，周围俱是白石雕凿，龙凤嵌镶八宝，四旁装饰细巧栏杆，彩铃吊角，精奇无比。中间这朵花有笆斗大，果然异样奇香，五色鲜明。花底梗上，有十八瓣大叶，下边有六十四瓣小叶。那花却向秦王点了二十四点，世民与元霸看了一会，出观往新造的行宫安歇了。看官要晓得，这花开之已久，原何不谢？此乃天宫降生这朵异花与真主看，真主一日不到，此花一日不谢。其时看过了，不料到晚，狂风大作，飞沙走石，落下冰片来。初时碗口大，到后来竟有缸样大，居民房屋不知打掉了多少，连人也打伤了若干。这琼花观内，尤其落得更大。落了一夜，竟成了一座冰山，直到天明方住。

再说炀帝一团高兴，次日，龙舟起驾，闻得落冰片打坏琼花，只叫可恼。少停，世民、元霸上龙舟细言其事，炀帝大怒，说道：“难道朕看不得这朵琼花么？冰片既把琼花打落了，这琼花的根，还可看得。”分付摆驾入城。到琼花观一看，心中十分不乐，问两班文武道：“卿等可知有游览之所？待朕一观，方可回长安。”闪出宇文化及奏道：“臣闻金山比扬州更好。”炀帝大喜，分付开舟，往金山游览。化及奏道：“待臣回转自己府中，分付家将速往金山周备，以迎圣驾。”炀帝准奏，同了萧妃，上龙舟往金山。我且慢表。

再说化及回至瓜州，分付家将带了彩船千只，游于江中。劳民伤财，百姓嗟苦。炀帝龙舟出了瓜州，来到江中，见彩船无数，心中大喜。来到金山，将舟泊住，分付摆驾上山。那炀帝在金山行宫内四下观看，见江山澄空，舟船如蚁，心中得意，不枉来此一番，就在行宫歇息。

炀帝睡去，只见父王文帝及太子杨勇、琼花公主、仆射伍建章、封尚书，前来扯住讨命。炀帝大惊，只见一只金犬赶上前来，五鬼方才避去。炀帝惊醒，却是一场大梦。次日，问化及道：“朕昨夜得一梦，梦见五鬼前来讨命，被一金犬赶散，不知吉凶若何？”化及奏道：“金犬者，娄金狗也。今魏国公李密，乃娄金狗转世。主公回转江都，除了此人便了。”炀帝道：“朕无心观览，速回驾江都罢。”化及传旨，驾还江都。炀帝回萧妃上了龙舟，进得瓜州，彩女在岸挽牵锦缆，正是：

春风自信牙樯动。迟日徐看锦缆牵。

再表魏国公李密随驾，此时乘了一匹轻骑骏马，在岸上观看龙舟。只见萧妃在龙舟内观赏岸边风景，果然有天姿国色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不觉使人魂消魄散，称赞道：“阿唷，妙阿！世上那有这般绝色的女子。”李密不住眼在岸上往船内观看，那萧妃偶意抬头一看，便大怒道：“宫妃，这岸上乘马的是谁？”宫妃奏道：“这岸上乘马的是魏国公李密。”萧妃道：“这李密狗头，如此无礼，

待到了江都，奏闻圣上便了。”

话休烦絮。不一日来到江都。炀帝分付传旨，摆驾入城，进了行宫。当晚萧妃奏李密偷看之事，炀帝闻奏大怒道：“这厮这等可恶。”次日坐朝，传夏国公窦建德，将李密绑出法场斩首。建德领旨，带领家将，就将李密绑出西郊。此时辰未已初，李密回夏国公道：“主公为何无故就要杀我？”建德道：“不知。昨日圣驾回宫，今日清辰就传出密旨来，要将兄处斩。”李密道：“小弟与兄情同骨肉，何不一言保奏？”建德道：“圣旨已出，谁敢保奏？”李密想一想道：“嘎！是我大不该昨日大胆偷看萧妃，故有今日之祸也。罢！听天而已。”却说那朱灿闻得圣上要将李密处斩，心中大惊，跑到法场，见李密处斩午时三刻还未到，故此尚未开刀。朱灿一看，大叫道：“恩主为何遭此大变？”李密道：“连我也不知为什么缘故，要杀起来。”朱灿道：“小人今日在此救了恩公，杀出江都，岂不为快！”李密喝道：“咗！你说那里话来。耳目交近，你想是活不耐烦了么！”只见炀帝又差催刑官王世充手执小旗走进法场，叫道：“阿唷，恩师阿，圣上又差门生前来催斩，如何是好？”朱灿道：“全仗王老爷救我恩主一命。”王世充心中想道：“我亏了李密，做了琼花太守，况今段达在洛阳招兵数万，前有书来相请。今做太守，终无出息，李密又是我恩师，今趁此天下大乱，不如救了他，杀上扬州，竟往洛阳便了。”叫道：“恩师，我门生救你。”窦建德在上面听得，你也要反，我也要反，忙下教场来问道：“王世兄怎么意思？”王世充道：“千岁有所不知。今主上无道，杀害忠良。今又兴土木之工，着宇文化及要造什么迷楼，岂非万民涂炭，天下大乱？我和你趁此杀出扬州，有何不妙？”窦建德想一想道：“涼隋朝气数不久，宇文化及又有篡逆之心，不久就要属于他人了。况且李密与我同年好友，今日救了他便了。”大叫道：“王世充救了恩师，杀出去罢。”朱灿听得，将刀割断绑索，放了李密。四人各执军器，带了家将，反出江都。

有行刑军士连忙通报于宇文化及，化及闻报大惊，一面点兵

追赶，一面奏闻朝廷。炀帝大怒，忙传圣旨，令柴绍前去追赶四人。柴绍领旨，离了江都，也不去追赶，也不来复旨，一竟回太原去了。

窦建德逃到明州，遇见故人刘黑闼，与蔡建方、苏定方、良廷方招集了亡命，连夜取了明州，杀了张称金，尽降其众，自称夏明王。封任宗为军师，刘黑闼为元帅，苏定方、蔡建方、良廷方、杜明方名为四方，多封为大将军。招军买马，按下不表。

再说王世充逃到洛阳，段达接着叫道：“主公为何今日才来？”世充把救李密之事说了一遍，段达大喜。次日，王世充自称为洛阳王，恒法嗣为军师，段达为大元帅，周甫、王林为大将，此话不表。再说那朱灿逃到楚州，适值楚州高士达无道，被手下人杀死，国中无主，要推一人为王，并无寻处有力量有肝胆的人。这一日正遇朱灿睡在庙中，众人见他有火光照体，就立了他，自称南阳王，招军买马，积草囤粮，按下不表。

且说李密逃到途中，心中想道：“投奔何处便好？想起越国公杨素，他与我向有交好，闻得他在黎阳，不免前去投他，必然相留。”主意定了，竟往黎阳而来。投见了杨素，留他在府中，颇甚合机。过了几时，李密见杨素并不升坐大堂，因问道：“千岁缘何不坐大堂？”杨素道：“不要说起。这大堂坐不得，一坐上去，便有五个恶鬼现形，乱杠乱打，所以不坐。”李密道：“这却不信。千岁今日可坐上去，待李密看是何物作祟，待我除之。”杨素即同李密到大堂上，杨素一坐上去，果见几个鬼祟，青脸獠牙，将杨素乱杠乱打。李密大怒，拔出宝剑赶出，照定鬼身一剑砍去。鬼到不见了，却把杨素砍死在地。这杨素原来是披头五鬼星转世，合当大数已绝，难逃身命，故此被李密杀了。

当下杨素之子杨玄感，闻知大惊，走出大堂，见父亲砍死，大怒骂道：“匹夫！有何仇寇，杀了我父亲？”命家将拿下，用上囚车槛了，待收葬了父亲尸首，亲自押解朝廷，奏诉处斩便了。

且说瓦岗寨程咬金，那日临朝，众臣参拜已毕，咬金开言叫